



暖聚焦

你好,生活

◎雨田

这个夏天,许是多雨,感觉生活前所未有的压抑和逼仄。5月,一面被老公的工作调动折腾得心力交瘁,一面要准备研究生同等学力考试;6月7月,高台跳水的股市令人窒息;8月里,母亲摔了一跤,右手骨折,后又发现嘴唇里的血管瘤要住院手术;婆婆4月出游时脚骨折未痊愈,前几天又打电话说公公前列腺肿大以致排尿困难,我请假陪着我专家同学看了两次门诊,做了各种检查,约了半个月后手术;9月未到,来宁波上学的侄女住我家,我只得再次开启晨起模式,要与一个非亲生少女和谐相处三年让我十分焦虑;过了暑假上高二的儿子,依然没有石头开花的迹象,对学习一副无所谓的态度令我抓狂;守着一份温吞水样的工作二十年,一成不变的环境,毫无新意的内容,加之不具吸引力的薪水,倦怠感越来越深。

人到中年,爱和性不知何时已从生活中悄无声息地溜走。有个大学死党以电话、微信和面谈等方式骚扰我许久,说婚姻无趣,如同鸡肋,彼此之间隔着一团推不开的荒凉。千般挣扎后,她毅然决然地离了,又扭扭捏捏地复合,然后忍无可忍地再离,现在是依她的话说“权且苟合”。一番折腾下来,倒不再听闻她的抱怨。不知是生活的剧情太过狗血,容不得别人窥见,还是人生的艰难之处,不是旁观者能一一尽知。在那段充当治愈师实为垃圾桶的日子里,我对自己的婚姻也审视良久,它回以我冷冷凝视:十八年婚姻里有共同的孩子,每日餐桌上有我爱吃的鱼,彼此清楚对方的每句潜台词。虽然温存和浪漫遥远如同天际星辰,可没有剑拔弩张的矛盾,你没有喜新厌旧,我也没有心有另属,除了交流买什么菜、吃面条还是米饭,可以称作婚姻失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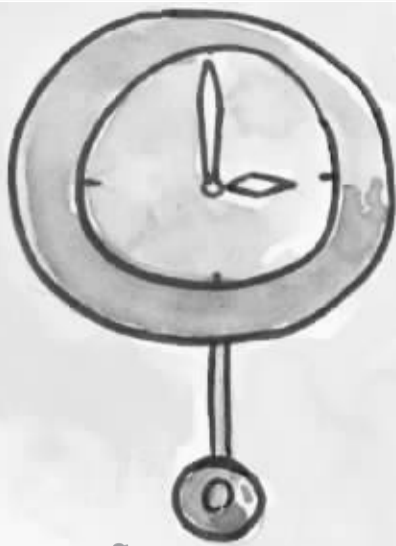
与闺蜜们一次次地相约“喝一顿大酒”,“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”以疗伤,却至今未能实现。不是你有事,就是她走不开,工作、家庭、孩子是捆绑女人的一道道绳索。有人说,中国女人和西方女人的区别是,前者在自己身上悬挂了太多家庭的责任,后者先为自己而活,然后是家庭和孩子。所以西方女人迟暮之年照样有型有貌,或性感或妩媚或优雅。68岁的苏珊·萨兰登依然可以吸引到34岁的杰克·吉伦哈尔,63岁的婚纱女王王薇薇的同居男友也可以是27岁的花滑冠军,身心不自由的中国女人要么是翁帆版,要么是苗锦绣版。

苏珊·萨兰登只是传奇,无意效仿。有时候,并不是我积极、我坚强、我努力,生活就会有奇迹出现。作为必须上班谋薪水、回家刷马桶的主妇,寻找对症的治疗处方比较实际。果然有一帖治疗倦怠症的方子:遵从内心的热情,多跟朋友们在一起,学会失败,接受自己,简化生活,有规律地锻炼、良好睡眠、慷慨、勇敢、表达感激等,看起来正确无比。于是每晚用这样的心灵鸡汤滋补睡眠,睁眼发现生活还是一地鸡毛:房贷要还了,菜价又涨了,亲爱的儿子不是在网络游戏里亢奋就是沉迷在玄幻小说里,最亲密的那位越来越“冰冰有礼”。

初秋的夜晚,不经意间读到史铁生的《秋天的怀念》,一句“好好儿活着”让我瞬时泪崩。传奇们在大挫折、大沉痛之下尚能平和正视命运,我等俗人却戚戚于琐事。父母只是病痛随岁月相长,却是双亲安在。曾经纠结很久的老公的工作调动、自己的同等学力考试、侄女的上学在兜兜转转后给了我满意的结果时,我却忘了高兴。是不是无尽欲望之下日渐粗糙的心已失去感知和感激的能力。

门罗说《亲爱的生活》是她最好的作品,先前不理解。当我重读时,我觉得有些懂了:“在这趟旅途中,所有的事都不会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发生。但到最后,这些都不要紧。我们终将原谅这个世界,原谅我们自己。因为我们一直以如此善意对待的生活,终将善意回馈你我。”

是的,学会失败,接受自己是一门大学问;顺从生活,不纠结,这是对自己的恩惠。那就从现在起,每天从容地道一声:你好,生活!



有所悟

寻找最佳的位置

◎红尘一书

无意中浏览到几则招聘启事:招聘主管一名,形象好,气质佳,中专以上学历,最佳年龄,20-35岁;收银员五名,懂业务,会电脑,最佳年龄20-35岁;洗池工,体格佳,最佳年龄……

我有点呆住了,原来无论哪一条,我都不是最佳,我的长相气质一般般,我的学历不合格,我的体格也不怎么样,最要命的是,我的年龄还超出一大截了。虽然此时的我并不找工作,却仿佛也捏把汗:如果我失业了,我该怎么活?这些年我又是怎么活过来的呢?瞧我就是做个洗池工也不配了呢!

记得当年初进城打工时,招工最佳条件是城市户口,我不是;后来渐渐有些开放了,我去应聘服务员,最佳身高要一米六以上,我不够;我去应聘服装工或者电子装配工,最佳视力要0.9以上,我高度近视,又不行;我就是去卖菜,最佳人选也是要能说会道,我那时都不爱说话,于是也不佳,最后我只能在街头卖茶叶蛋,可最佳位置是人要多还要不影响市容,这又难了,我被城管追赶着乱跑!哎!人生路上我咋就找不到个最佳位置呢?

其实,生活还是没有绝路的,求生路上,总有缝儿可以钻。我开小店的时候,我管店就比家里任何人管店生意都好,我便是最佳了;我学做管道安装工,为了安装我敢沿着塔吊爬上房顶,有人见了,哇!你个女人!厉害!我坐在一架梯子上装电灯,又有人说,啊!你这娃娃了不得!还记得几年前朋友带我来学校工作时,叮嘱我,你填表格学历不能写初中啊,人家要求的都是高中,我只好做贼一样写上高中,心里怪别扭。几年后,主管常常会来找我,说,麻烦你一下,这个单子你帮忙做一下啦,他们电脑不会;或是,这个材料你帮忙写写啦,你文笔比我好。呵呵!生活很有意思,什么时候我也变成一根葱而不是根韭菜了呢!但如果哪天我又忽然失业了,我可能就又成了人老体衰脑钝,于是啥也不是了呢!

在哪里才能找到最佳的位置呢?让林丹去打篮球,让姚明去玩跳水,未必是最佳,人生路上,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对号入座的,有多少张冠李戴或是弄巧成拙的尴尬?有多少恨铁不成钢的无奈?又有过多少愤世嫉俗的情绪?而无论怎样,为了生活,为了生存,最终总能为自己找到一条缝一条路,最终总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。只要适合自己的,好与不好,其实都是最佳的,只是在寻找的路上,我们没有理由放弃,也没有必要自卑,经得住风雨,扛得住煎熬,即便是跪着也绝不倒下的人,就总能看到一线希望的曙光。



随想曲

与尘埃作战

◎李蓓莉

临睡之前,想起一个U盘还留在楼上客房。清冷的夜里,按亮台灯的刹那间,我被眼前所见惊呆了:灯光下,一束尘埃四下窜舞,它们随着若有若无的气流,附着在床柜之上,舞动在书本之间,现在,它们还恣肆地落在贸然闯入的我的头发上,我的肩膀上,我伸出的手背上,我踏出的脚面上……

楼上客房很久没有使用了。门窗紧闭着,厚重的窗帘拉着,只有正午的阳光才能透过屋顶玻璃照到楼梯。这些尘埃,它们究竟从哪里穿越而来?这些尘埃,它们何以喜欢这样寂寞而沉静的舞蹈?我想当然地以为楼上久无人居,自然干净无比,何来满室尘埃?

楼梯也多尘埃。那是舞累了尘埃们,在那里落脚歇息吗?我用拖把,用抹布,把楼下各室细细擦拭了几遍。门背,窗台,键盘里,书桌下,电视机后,房间的角落,卫生间的台盆,洗衣机的滤网……躲藏着无数灰尘。看到镜子里系着围裙,戴着袖套,蓬头垢面的那个人,我忽然觉得她有点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珂德。我不是游侠,我头戴铜盔手持长矛,竟是为与尘埃战斗!

折腾数小时,与尘埃的斗争,终于暂告段落。我疲惫不堪席地而坐,忽又生出无限感慨。

看得见的尘埃,无论落在哪里,终究能够成功清除,哪怕它们从未停歇过运动。如果它们落到心里,不及时清除干净的话,人心就会变得幽暗,甚至因此而霉变。

新房子正在装修,一拨又一拨的工人进进出出。墙是新砌的,玻璃窗户是新装的,水管电线,墙砖地砖,很多材料已经运到,万一有人心存恶念呢?我总是想着要修改防盗门密码。我甚至会睡前突然冒出一个念头:“今天新设的密码太简单了。万一被高手破解了怎么办?”就这么提防着他人,事实却是这样:一切完好无损,我白白落得睡不安稳,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班。真是庸人自扰!

那天泥工师傅打电话给我。我的第一反应肯定不会有什好事情!按照我以前装修房子的经验,工人定是临时起意需要什么东西要求置办。师傅说昨天量门框石时有个尺寸恐怕不够准确,你最好去核实一下。我也有点急,可是上班时间又抽不出身。没想到泥工师傅爽快地说:“我看这样吧,你告诉我石材店具体地址,待会吃午饭我顺便走过去,问问具体尺寸。”我自然感激不迭。放下电话时,才感觉脸有点发烫。

作为教育工作者,我总是在学生面前这么标榜自己:从教多年,早就不以分数高低来评价学生优劣了。可是,某个午自修我去巡查纪律,正撞见两个学生谈笑有声,我会习惯板起脸教训学习差的那个。

作为母亲,我曾多次许诺要给儿子健康、宽松的成长环境。可我总忍不住羡慕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我发现,很多家长都把“别人家的孩子”当成自家孩子的楷模和“夙敌”。

作为女儿,我口口声声无限记挂父母的生活,我不能陪伴他们只是因为我忙于工作,还有自己的三口之家需要用心经营。然而每到周末,我更愿意逛街看电影,甚至无所事事,就宅在家里看书看电视。

人性驳杂。繁琐的生活,让我们疲于应对,内心就会生出无数破绽——老夫娶少妻,贪图美色;妙龄嫁老汉,觊觎权钱;俗世本无真爱。努力上进者,当是别有用心另有企图;宁静淡泊者,自是无德无能假装清高;人心果然叵测。问路的可能是骗局,敲门的必定是推销,陌生来电不是开发票就是推介楼盘……

当心灵一旦被尘埃占据,我们的眼睛,还能看到纯澈和美好吗?

“身是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,勿使惹尘埃。”世事混沌,人生在世如行于漫漫黄沙,我们都不是看破红尘的隐逸者,难免沾惹尘埃。个人的品行教养虽有高下之分,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审视自己的内心。心灵蒙上尘埃了,那就勤加拂拭。

感谢无处不在的尘埃,让我在晦暗的、摇摆不定的阴影里,窥见众生,更看清自己的灵魂。

总第5966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 配图 沈欣